

中国的非洲战略

瓦雷里·尼盖

北京经过短期的退却之后，又回到了非洲。中国在各个方面施加的影响都十分有效，服务和产品的价格水平都很低，而且完全不附加任何条件；这些特点在黑非洲大陆勾勒出一种真正的“中国模式”；非洲用原材料换取中国的消费产品。但是，这种从很大程度上属于掠夺性的体制，即使在非洲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疑问，使人觉得中国是否真正融入了世界强国的阵营，还是个问题。（外交政策）

据说目前有十三万中国人定居在非洲，大部分都集中在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几内亚共和国，成了新的“中国热”的象征。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都建立了直飞航线。中国的主席胡锦涛频频对非洲大陆进行高层次的访问。不过，中国对非洲的兴趣绝非始自今日。

中国的非洲政策的政治战略意义

自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历过一个从非洲相对退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基本上是在双边的框架之内，围绕着台湾问题展开的；但是现在，北京的非洲政策从利害关系上看，远远没有仅仅局限于非洲大陆。现在的北京并没有放弃原来的主题，但同时也以过去反对“所有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为基础，借助第三世界南南合作的话语，与非洲开展合作，而且在合作的过程中不忘重提过去。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洲战略的主要因素。1998年，南非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北断绝了外交关系，虽然经济关系仍然密切。2004年，塞内加尔第三次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利比利亚2005年也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想使台湾的外交在非洲大陆处于孤立的境地；中国的这一战略在非洲也象在世界所有其它地方一样，成效显著，更何况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也可以出手阔绰，而且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潜力巨大，所以比台湾出手更加大方，而过去，只有台湾当局才这样做。在非洲的五十三个国家当中，只有六个国家仍然承认台湾，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乍得，但由于乍得具有潜在的能源资源，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反常态，仍然与乍得保持了非正式的关系。

联合国的作用问题

正如雄广凯（译音）上将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联合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非洲国家占了联合国组织成员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在2000年之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投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

是，由于一些大国不再提出“反中国”的决议案，这一因素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再一次说明非洲的发言权是很重要的，比如联合国的改革和日本有可能进入安理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日本在非洲这个舞台上展开了一场真正你死我活的外交决斗。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海专属经济区的确定问题上，与日本的意见有冲突，中国也试图在联合国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北京也可以投桃报李，向非洲的合作伙伴提供“一揽子外交”支持，这是日本和台湾都做不到的。这样一来，中国便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双重身份，既可以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能够对世界重大的战略方向产生影响。联合国**2004**年通过的关于苏丹达尔福尔种族大屠杀的**1567**号决议，就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由于中国的影响，决议中对苏丹的谴责已经缓和了许多。

多极化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洲政策也符合中国更大的战略框架的要求，中国认为国际形势是“复杂的”，在中国的官方语言当中，这意思也就是说，国际形势有违于中国的利益。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的战略就是要绕过或者削弱西方大国或者与西方的大国同一阵营的强国的势力，尤其是美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主张的南南对话，仍然是以**1960**年代的第三世界理论为背景的，而且非洲的精英人物在位的时间都很长，成了这一话语的基础，所以这种说法也就变得更加有效。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也就保持了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地位，虽然在实际上，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的官方强调“尊重非洲国家的利益”，从而突出自己的非洲政策，表现出与传统的新殖民主义模式相反。北京于**2006**年**1**月份首次发表的中国的非洲政策白皮书明确说：“中国本着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双赢的精神，努力建立和发展以合作为标志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一立场重申了和平共处的一般原则——北京认为这些原则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从**1996**年江泽民访问非洲时发表的声明，一直到**2000**年创立“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中国的说法几乎没有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是发展交流，通过加强高层访问，强调非洲的重要性，增加“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促使国际社会更多地支持非洲，捍卫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这一战略所尤其涉及到的，是一些处在国际社会边缘的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准流氓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有着战略上的合作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基础是中国不顾一切地强调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接受西方的任何道义标准，而且强调各国各有各国的价值观，并以此反对西方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因此，北京谴责对非洲事物的一切干涉。在中国的话语当中，这一战略具体表示为捍卫“更加正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国的作法得到了非洲大陆的响应，是这无可争议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中国仍然以典范自居，甚至自以为是领袖，强调自己的特点，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确，中国的这一立场任何人都无法反驳。而且自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人对非洲越来越冷落；中国的战略正好满足了非洲人的某种期待。**2005**年**5**月，在纪念津巴布韦独立二十五周年时候，穆加贝（**Robert Mugabe**）曾经说过：“我们要转向太阳升起的东方。”穆加贝所说的，难道不正是这意思吗？

中国模式的推出

由于以上诸因素，当前正在出现一种真正的中国模式，而且中国正在企图使这种模式成为既定的事实，以直接对抗西方和日本与非洲国家合作，并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向非洲国家提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有意地将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分别开来，作为一种战略，使独裁政体得以生存下去。反对干涉内政的主张，也相当于从某种意义上谴责体制变革（**regime change**），或者谴责和平演变的理论；中国把和平演变说成是一种新式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这样表现出了自己做事的“效率”，颇让非洲的某些精英嫉妒。中国也可以强调说，中国并不打算对非洲的文明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从本质上中国的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立的，我们无法想象非洲国家可以接受中国的文明。

军事合作

中国在1970年代曾支持安哥拉全国独立同盟（**Unita**），也支持莫桑比克的解放阵线（**Frelimo**）。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象当时那样支持非洲的“解放运动”。不过，由于中国想发展经济贸易，所以对一些使非洲大陆哀鸿遍野的军事集团和地方政府来说，中国仍然是轻型武器的主要供货商。这些武器可以就地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丹的喀土穆附近设立了三家制造轻型武器的工厂。在津巴布韦和马里也建设了生产弹药和轻型武器的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与纳米比亚，安哥拉，博茨瓦纳，苏丹，厄立特里亚，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签订了军事装备供应协议。与科摩罗和刚果共和国的合作于2005年得到了大大加强。刚果共和国的参谋长2005年专程去了中国，与中国签订军事合作协议。中国的军事装备在非洲市场基本上没有遇到竞争；但除此之外，中国还在非洲试验了一些仍然属于初级水平的武器装备。中国的K8型训练飞机在非洲找到了市场，卖给了纳米比亚，苏丹和津巴布韦。而且中国也向马里，安哥拉和加纳提供直升机，向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提供轻型火炮和装甲车，以及军用卡车，军用服装，通讯设备等等，就连自行车也可以提供，表明中国的供应恰能适应非洲各地军队的需求。自从1980年初以来，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合作尤其密切，2004年又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北京向津巴布韦提供战车，火炮，装甲车，以及卡车，快艇和防空火炮。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为很多非洲国家培训高层的人员，一些军官在中国完成长达数月的实习，或者在非洲本国由中国的培训人员进行培训。非洲也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新的战场（对于日本来说也是这样），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实际上参与冲突解决的时候是很有节制的，必须表明立场时也很有保留。2003年1月，中国向刚果派出了第一支维和部队（联合国驻刚果维和部队），以对刚果进行重建和监视。2005年，在蒙罗维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向利比利亚派出了由598人组成的中国的第二支维和部队（联合国驻利比利亚维和部队）。今天，中国有一千五百名士兵在非洲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从而使中国与在这一地区卷入较深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和英国，发展了某些形式的军事合作或者培训援助。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攻势

中国在非洲除了具有政治战略上的利益之外，各种经济上的利益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与政治战略利益结合得特别密切。自从2000年初以来，中国在关键的能源

领域和矿产、建筑和公共工程或者日常消费品市场上，发展了进攻性极强的战略，以追求利益，占领市场。中国认为，非洲对自己具有双重的利益，一方面非洲是中国的资源储备库，另一方面非洲也是中国产品的一个巨大市场。

中国实现经济战略的手段

2003年12月，在亚地斯亚贝巴举行中非合作论坛的第二届部长会议时，同时还组织了第一届中非贸易大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办）。同一年，在中国机床和电气设备进出口商会的倡导之下，喀麦隆成立了第一家中非商会。胡锦涛在2004年1月访问非洲时，也提到要成立一个中非贸易委员会，旨在鼓励中国在非洲的私人投资。今天，中国在非洲大陆四十九个国家设有商务代表团。与原来的殖民大国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没有优先的行动地区，只是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机会——即使是不确定的机会——，也选择市场，哪里有机会，哪里市场，就到哪里去。中国在象牙海岸的局势在恶化，但在西部非洲的影响似乎在加强。由此看来，西方大国从非洲风险比较大的地区撤出，或者有的国家解体，由此而产生的空白似乎正在由中国弥补。塞拉利昂就是这种情况，中国在塞拉利昂的影响力也正在得到加强。正如在东南亚和中亚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与“东部与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订立自由贸易协议。“东部与南部非洲共同市场”最重要的国家是南非。南非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南非的贸易额占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贸易不断增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总额当中，非洲大陆所占的比重很小（2005年为百分之三）。但这一数字与非洲在世界贸易当中的地位是相当的，因为非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多一些，而亚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强。但非洲的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当中的比重正在快速提高（1995年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五百三十五），中国目前是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座次仅排在法国和美国之后。在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当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传统的模式，也就是非洲出口能源和原材料（矿产，宝石，木材，棉花，渔业产品），进口消费产品，机床和纺织品。相反，中国的石油进口自2000年初以来大幅度提高，与非洲大陆的进出口贸易是平衡的。而过去并不是这样。2005年，中国向非洲的出口高达152.5亿美元，从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69.2亿美元。按每个国家的贸易额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非洲国家不向中国出口石油，那么它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便会十分严重。

中国的进口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最大宗产品是石油，占从非洲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在中国从外国进口的石油当中，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如今占到了百分之二十五，而且这一比重还有增加的趋势。2004年以来，中国始终是非洲石油的第二大进口国，排在美国之后，日本之前。北京从非洲的十多个国家进口石油，首先是苏丹（占从非洲进口石油

总量的百分之十二）和安哥拉。另外，中国的市场巨大，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也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因为苏丹石油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安哥拉石油产量的四分之一都是出品向中国。几内亚湾国家，比如赤道几内亚，加蓬，变得越来越重要。胡锦涛主席**2004**年到这个地区访问，以求发展与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石油贸易协议，**2006**年又一次来这一地区访问，与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签订新的协议。乍得也是北京所瞄准的新目标，虽然恩贾梅纳与北京没有外交关系。北京对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原材料和矿产资源也很感兴趣，比如铜，镍，铁，铝矾土和中非共和国的铀。**2004**年，在非洲生产的矿产品当中，百分之二十出口到了中国。中国还是从非洲进口木材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公司也出现在传统上由法国林木公司掌握的市场上。木材贸易也是走私和违反国际保护热带森林公约的行为涉足最多的贸易领域之一。因此，中国市场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至关重要，非洲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着优先的关系。例如，津巴布韦今天顺利地将生产的所有烟草几乎都出口向了中国。非洲国家生产的棉花也大部分被中国所消化。

非洲市场

对于中国来说，非洲只是最近才兴起的一个市场，但这一市场的发展速度很快。这一现象的确说明中国简单而廉价的消费产品——袍服，被单，塑料制品，搪瓷制品，玩具，办公用品，轻骑，家用电器，等等——非常适合非洲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从而排挤了西方和日本的产品。目前，在全世界不太复杂的加工产品当中，百分之十二是中国制造的，而且这些中国制造的产品主要销售在中国之外的市场上。**1990**年代末，生产黑白电视机的海信集团在南非设立了生产工厂，现在该集团已经成为家电产品的第一大供货商。然而，中国产品大量涌入非洲市场对非洲同类产品的生产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尤其是对纺织品。在比较复杂的产品领域，比如电信产品，或者技术水平比较低的民用航空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了新的竞争者。中国向津巴布韦提供了西安制造的五十个座位的“星洲**60**”飞机。中国在电站，水力发电，甚至于在南非的核电市场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

除了贸易之外，非洲也是中国投资的优选目标，是受到中国政府鼓励的大企业走向世界战略的一块跳板：**2004**年，胡锦涛曾说过，全球化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向。非洲的形势对于中国的投资和企业来说特别有利。由于西方在冷战结束之后对非洲采取了放弃的态度，中国在非洲遇到的竞争极其有限。中国企业提出的价格很低，北京又把重点放在一些“真空”地带，而且在这些地方，不管是投资还是人员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这就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中国敢于冒西方大企业承担不起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在今天成为苏丹石油的第一大客户，也是由于苏丹的石油工业，从石油的开采到炼油和运输，都是中国的企业建设起来的。在马里，中国的企业“中石化”在对最终结果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对当地的石油资源进行了勘探。正如在建立特殊的合作关系时一样，与西方国家控制之下的投资计划的在做法上所不同的是，中国不会针对尊重透明的规则或者良好的管理而提出任何条件。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当中非常盛行的一些腐败的做法，在非洲找到了新的市场。中华人民共

和国2006年1月份才批准了联合国反对腐败的公约，但还是否决了一些具有限制性的内容，不接受在有争议或者仲裁程序未果时可上诉到国际法院（CIJ）的规定。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在非洲的累计投资高达九亿两千五百万美元，2005年一年的投资额就高达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涉及到在49个国家建立的820家企业。中国政府之所以鼓励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是因为现在在非洲投资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建筑领域；当然官方的投资并不代表中国在非洲的全部经济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筑领域的成本上具有不可否认的优势。在基础设施的开发领域，西方企业，尤其是法国企业的成本，比中国的报价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根本竞争不过中国的企业。除在建筑领域之外，中国的资本主要投向了与中国经济特别有关系的领域，比如能源，原材料和矿产品，中国在农业领域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在能源方面，中国在石油领域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苏丹，中国的国有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掌握有“大尼罗河石油经营公司”（GNPOC）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中国的企业还为当地修筑了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输油管线和一家炼油厂。中国还通过与BP公司合作，扩大了在安哥拉和马里，以及在所有有可能发展石油生产的地区的影响，尤其是在几内亚湾的周边国家；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石油数量仅次于美国，常常排在第二位。在建筑和公共工程领域，北京的影响几乎遍布非洲各地，主要通过北京城建集团公司，承担了名义上属于“援助”的一些项目——体育场，政府办公楼，著名的医院，总统官邸等等，这是中国在非洲国家产生影响的传统形式，现在这些形式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培养了北京和当地政府的友谊——，或者在不太稳定的地区（比如塞拉利昂）修建道路和桥梁，铁路或者大的水利工程，一些由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或者与旅游有关的业务（比如修建旅馆）。中国建设了一些免税区，用来建立中国的企业，比如毛里求斯岛上的纺织工业。中国还在水泥领域有投资。建设水泥生产设施可以成为探查矿产资源的一个借口。在原材料方面，中国在利比利亚，加蓬，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RDC）木材领域的影响尤其重大。2003年以来，香港的Vickwood公司控制了西方在刚果和喀麦隆的公司，以及这些公司所经营的广大地区。非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木材，不管是不是由中国企业经营的，都出口到了中国。除此之外，还经常有人提到非法的木材贸易，但很难确立并核实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关于矿产品，中国企业尤其参与了刚果共和国的铜和钴的开采，中国的另外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有色金属矿产公司”和“中国铝业”（Chalco）介入了几内亚共和国的铝矾土和铝的生产领域。北京还对尼日尔的铀有很大兴趣；面对着中国提出的报价，法国的Cogema公司最近似乎在经营矿山的协议展期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中国的宝钢集团还是津巴布韦的第一大投资商，津巴布韦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二的铬铁矿藏资源。电信领域是北京所关注的另一个领域，不管是民用电信还是军用通讯。比如在刚果共和国，中国控股百分之五十一的“刚果中国电信公司”正在建立互联网通讯网。但是在这一领域，通过阿尔卡特的中国子公司“阿尔卡特上海贝尔公司”，与法国实现合作也是可能的。正是中国的这家企业，在加纳与“加纳电信”合作，取得了一项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设备合同。中国企业在农业土地的经营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通过中国的食品公司和农业食品加工业，完全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运作，尤其是在土地被政府收回，因原来的经营者退出而空出来的地区，比如在津巴布韦或者坦桑尼亚，卢旺达或者南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控制着十多个生产基地的两万多公顷农业土地。这些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供应当地市场和中国市场，但更多的是供应世界市场。中国的农业生产在稻米、蔬菜或者工业化生产（比如剑麻）方面是专业化的，以供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与渔业和养殖业（比如养虾）有关的领域大量投资，尤其是在莫桑比克和毛里塔尼亚，据官方统计，中国在这

两个国家共有一千五百人，其中一千人在渔业领域工作。

因此，中国在非洲的战略非常活跃，并公开地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与西方大国或者日本的选择相反。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战略有可能是脆弱的。在苏丹或者津巴布韦公开支持一些很有争议的政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面对“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时，处在不利的地位，从而与北京关于和平崛起的话语相矛盾，也与中国声称扮演的综合强国的角色有违。在经济方面，在传统上原来的殖民大国一枝独秀的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势也引起了一些非洲合作伙伴的不安。在纺织领域，2005年1月多种纤维协议（AMF）的到期以及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直线上升，也包括对非洲国家的出口，完全打乱了一些纺织品生产大国的生产，比如摩洛哥，毛里求斯共和国，突尼斯，马德加斯加和莱索托，纺织业在这些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因此，对于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全球化的中国当局来说，非洲大陆有时候就象一块巨大的经营场所。除了合法的贸易之外，在很多非法的贸易中也有中国的利益，比如在木材，渔业，象牙或钻石领域。在纺织品和电器假冒名牌的产品当中，中国也是主要的供货商。药品也是这样，不过假冒的药品会造成更大的危险。由于非洲的销售渠道从本质上具有“手工业”的特点，所以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的主要市场。最后，汽车零件也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充分参与了当地的腐败网络，并由此而免交进口产品本来应当缴纳的关税，比如在塞内加尔就是这样。来自中国的一些非法移民集团好象也在毛里塔尼亚、尼日尔、或者刚果共和国向欧洲移民。很多在旅馆业，赌场或餐饮业的投资效益本来很成问题，尤其是在毛里塔尼亚，加纳，安哥拉和塞拉利昂。这似乎证明非洲大陆洗黑钱的活动发展十分迅速。非洲使北京不可否认地感到自己的威力和效率。据认为，中非关系，尤其是经济上的关系，是在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南南合作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中国还可以通过同意发射尼日利亚的第一颗卫星之类的办法，讨好非洲国家。但是，非洲的合作伙伴一旦表现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略有漠视的意思，中国的分析家马上就会把这种关系说成是有问题的。比如在农业领域的投资方面，毛里塔尼亚就被说成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尽管中方“同意”进行投资，但根据北京的说法，毛里塔尼亚当局决定采取政策，控制农产品价格，限制中方的利润，从而导致了中方撤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投资已经无利可图。这离中国官方表达的发展的愿望相距甚远。因此，非洲的一些合作伙伴表达了对北京的不满。南非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在六年的时间里增加了九倍，因感到担心而在世界贸易组织多次采取了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行动。达卡也出现了由当地商业和工业协会组织的反对中国商人“入侵”的示威游行——尽管游行遭到当局的禁止。在津巴布韦，当地的生产者要求对中国的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但政府以与北京的传统友谊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在安哥拉，当地的建筑企业抱怨中国企业的竞争，因为中国的建筑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抢起了所有的合同。因此，中国在非洲从根本上来看是一个掠夺者，按照昨天的殖民强国采用的模式，也是在掠夺非洲。由于北京的战略，非洲那些最值得怀疑的政权以大量开采自然资源为基础，建立了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对当地的民众并没有实现财富或者技能的转让；而且，为改善现有政权的治理和民主化，国际社会本来可以施加一些压力，但由于在一些国家建立了这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而无计可施。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在非洲各个领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表现出中国融入冷战之后的国际大国体制的局限性。

瓦雷里·尼盖（**Valérie Niquet**）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各兵种

国防学院（CID-École militaire）的教授，并在该学院讲授中国地缘政治课。

雄广凯（G. Xiong），《中国的国防政策以及中非关系》（China's Defense Policy and Sino-African Relations），见于《国际战略研究》（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1997年第3期。

F. 拉法基（F. Lafarge），《中国与非洲》，见于《中国了望》（Perspectives chinoises），2005年7月-8月第90号。

P.-A. 布洛（P.-A. Braud），《中国在非洲，对中国新战略的分析》（La Chine en Afrique, anatomie d'une nouvelle stratégie chinoise），见于《分析》杂志（Analysis），2005年10月号（www.iss-eu.org）。

瓦雷里·尼盖（V. Niquet），《中国在非洲的利与害》（Profit and Prejudice : China in Africa），见于《中国新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1996年12月15日第1574号。

《中国的非洲政策》（www.chineafrique.com）。

见于《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的非洲政策》（china.org.cn）。

同上。

见于注1中雄广凯的文章。

L. 依尔苏姆（L. Hilsum），《我们爱中国》（We love China），见于Granta, The View of Africa, n° 92, 文章摘要可见于网站：www.granta.com。

法国在非洲的投资人委员会大会（CIAN），2004年10月19日。

见于本文作者所引L. 依尔苏姆（L. Hilsum）的文章（注9）；亦见于注4本文作者的文章；J.-C. 塞尔万（J.-C. Servant），《中国在非洲的贸易远征》，2005年5月，该文亦可见于网站：

www.mondediplo.com。

见于注2所引F. 拉法基（F. Lafarge）的文章，注11所引J.-C. 塞尔万（J.-C. Servant）的文章；亦见于谢蒂吉·巴吉帕埃（Chietigi Bajpae）的《中国与非洲的能源争夺》，文章亦可见于网站www.pinr.com，2005年10月7日。

见于注10所引法国在非洲的投资人委员会大会（CIAN）（www.china.org.cn），亦见于谢蒂吉·巴吉帕埃（Chietigi Bajpae）的《中国的非洲政策》（China African Policy）。

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的统计；BBC News, 2006年1月6日。

BBC News, 2006年1月6日。

J. 艾森曼（J. Eisenman）和D. 斯蒂伍德（D. Stewart），《China Japan Oil Rivalry Spills into Africa》，文章见于网站www.atimes.com，2005年11月17日。

见于L. 依尔苏姆（L. Hilsum）注9所引文章。

见于注2所引F. 拉法基（F. Lafarge）的文章；亦见于注11所引J.-C. 塞尔万（J.-C. Servant）的文章。

见于注3所引P.-A. 布洛（P.-A. Braud）的文章。

见于注9所引L. 依尔苏姆（L. Hilsum）的文章。

见于网站www.china.org.cn上刊载的2003年12月11日的文章。

C. 德莱尔姆（C. Delherm），法国在非洲的投资人委员会大会（CIAN），《中国在非洲的竞争》，2004年10月19日；亦见于注3所引P.-A. 布洛（P.-A. Braud）的文章。

同上。

见于注9所引L. 依尔苏姆（L. Hilsum）的文章。

见于网站www.bbcnews.com上下文2006年1月6日的文章。

见于注2所引F. 拉法基（F. Lafarge）的文章。

见于注9所引L. 依尔苏姆（L. Hilsum）的文章。

随着中国纺织品出口配额的废除，这一战略有可能会受到置疑。

见于注2所引F. 拉法基（F. Lafarge）的文章。

见于网站www.china.org.cn。

见于网站www.china.org.cn。

见于网站www.china.org.cn上2003年12月11日的文章。

详见于注3所引P.-A. 布洛（P.-A. Braud）的文章。

Revue des revues, sélection de janvier 2007

Valérie NIQUET : « La stratégie africaine de la Chine »
article publié initialement dans *Politique étrangère*, 2^e trimestre 2006.

Traducteurs :

Anglais : Imogen Forster
Arabe : Khalil Kalfat
Chinois : Yan Suwei
Espagnol : Arturo Vásquez Barrón
Russe : Ekaterina Belavina

Droits :

© *Politique étrangère* pour la version française
© Imogen Forster /Bureau du livre de Londres pour la version anglaise
© Khalil Kalfat /Centre français de culture et de coopération du Caire – Département de Traduction et d'Interprétation pour la version arabe
© Yan Suwei/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Pékin pour la version chinoise
© Arturo Vásquez Barrón /Institut français d'Amérique latine pour la version espagnole
© Ekaterina Belavina /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Moscou pour la version russe